

說海

說畧甲乙

默記  
宣政雜錄  
靖康朝野僉言  
朝野遺紀  
墨客揮犀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六
二	八	一	四
二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

續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山房隨筆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六
七	〇	八	〇
〇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6	
冊數	20	( 11 )	
函號	370		3

俱二十







說畧目錄

甲集四卷

默記

靖康朝野僉言

乙集四卷

墨客揮犀

聞見雜錄

丙集三卷

宣政雜錄

朝野遺紀

續墨客揮犀

山房隨筆





諧史

昨夢錄

三朝野史

丁集二卷

鐵圍山叢談

孔氏雜說

戊集三卷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巳集四卷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庚集四卷

朝野僉載

古杭雜記

文昌雜錄

蒙齋筆談

辛集三卷

碧湖雜記

就日錄

遂昌山樵雜錄

錢氏私誌



壬集三卷

高齋漫錄

桐陰舊話

霏雪錄

癸集二卷

東園友聞

拊掌錄

己上雜記家總三十二卷

目錄終

默記

說畧一雜記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宋梁以用武  
 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  
 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所以  
 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  
 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  
 人輦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  
 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



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  
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  
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  
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  
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  
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  
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  
近岸也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扑

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  
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冀道被病  
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  
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

襪乘轎子出居大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大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  
牛角者官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



紀王 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  
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  
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  
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速退以  
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  
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  
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  
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

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  
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  
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  
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  
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  
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  
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



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王紗帽  
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  
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  
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坐默  
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  
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  
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  
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

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  
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  
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  
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畱  
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  
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  
且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



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  
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為殿  
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皇恐待罪然  
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弼進擬出  
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實入  
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焚用者迎馬首連呼  
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為狂  
人而黥之知其實非狂人也茂實緣此求

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孜頗疎  
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五父恐以卒謚勤  
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  
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  
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  
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  
與邸中作壻此可恠也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



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  
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事也一日  
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  
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  
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  
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  
天之讐友捐金繒數十萬事之為人子孫  
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

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  
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娶  
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  
后即時還父母家俄選為后焉植後自放  
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  
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

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錯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



郎有鉉錯誥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

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  
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  
杜會家事通嫂婢有子會出知曹州即自  
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  
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  
有章有賊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  
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  
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為

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  
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  
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  
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  
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  
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  
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  
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



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  
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勘張  
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  
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  
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  
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  
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  
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

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劔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  
張氏貲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  
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  
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  
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  
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  
家而納之群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



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久叅  
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  
之次仍歸漕節徃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  
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  
審而乃巧為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  
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闕有司而妄徇  
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尚興芻蕘  
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為蘇安世埋銘盛

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  
昭明主之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  
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矣昭明後亦召  
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  
關州外為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  
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  
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貫絕一



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者失索  
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  
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  
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  
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  
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  
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帟幕幃  
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慮矣

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  
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  
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亦大笑而已謂  
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  
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  
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  
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袞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



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瀾

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



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  
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  
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  
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  
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  
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  
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  
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  
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  
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  
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  
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  
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  
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  
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



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  
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  
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  
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  
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  
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  
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即斬皇甫暉頭者

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  
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  
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  
暉於箕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  
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  
宗之禍後率眾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  
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  
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



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  
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  
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  
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矢接則淮南盡爲  
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  
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自得滁州阻固之

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  
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  
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  
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  
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  
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  
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  
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宋王銍撰

然記終

宣政雜錄

說畧二 雜記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  
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  
得旨壞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  
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頷痒甚至明  
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  
為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



言身日集  
正宗金  
書院  
北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  
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  
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  
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蕤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  
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  
為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  
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

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  
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  
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  
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  
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  
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  
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恠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



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

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



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  
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  
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  
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  
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  
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  
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

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  
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  
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  
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  
旣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  
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  
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



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  
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  
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  
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  
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  
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  
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  
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  
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剝缺磨滅不可讀惟  
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鬢僧惡而  
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  
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  
碑詔從之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



言卷中集  
宣正系金  
五  
書院  
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  
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  
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  
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  
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  
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

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  
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  
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  
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  
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  
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  
北行每語青童夢恠其無驗後乃悟曰豈  
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



言身錄  
六 宣政錄  
六 書院  
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  
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  
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因不  
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  
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  
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

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為異及靖康末虜  
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廬江  
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  
雄二雛後里中猶有蠻狄之禍況此聲舉  
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  
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  
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



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  
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宣政雜錄終

靖康朝野僉言

說畧三雜記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  
京城下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幹離不於  
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爲必拔  
之計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  
光數丈初七日不見斗二夜初八日夜遺  
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日



言身集  
二  
書院  
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爲首  
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驚云向北金兵  
下城入五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封丘門  
皆有金人下城殺人劫取財物城中百姓  
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綺羅錦繡  
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携童稚於  
泥雪中走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

萬餘哭聲徹天軍民踰城出走者十餘萬  
人城外爲番兵殺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  
殿中抱太子內侍止三四人餘皆遁道君  
自龍德宮徒行入大內與諸王妃主相聚  
哭亦有遁於民間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  
日出赤如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



會初四日還復入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  
捧香列拜呼萬歲而泣涕者不知其數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  
五日方見二會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  
大雨雪十餘日不止王宗浼自軍前傳詔  
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晴俟打毬畢即還  
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祈晴又願  
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

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  
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然  
頂煉臂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  
跪拜哭泣十餘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  
時雨雪大凍餓死者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  
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  
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



諺集  
三  
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徧於閭巷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出詣虜營內人宦官多相攜步從諸王三十二人駙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死灰人心

大擾畱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嬪諸王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軍士宜各休國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必知其虛誕矣

朝野僉言 終

元好問 朝野僉言 終 四 雲山







言書甲集  
一 韋里選錄  
一 書院  
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  
當不費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  
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  
知吾之隱設凡而雷謝之皆不答方啜茶  
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  
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卽  
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  
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

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  
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  
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  
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  
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  
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



言卷年集  
八朝里遺編  
二  
方書院  
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  
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  
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  
燈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  
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彖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  
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  
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棄嬰

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殂後後宮皆不  
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  
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  
凶狂耳春宮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  
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  
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  
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



言學集  
一卓里遺稿  
三  
一書院  
皆諒其非出于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  
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  
頥浩以大義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  
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  
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胄間止一黃扇存  
耳欲發羽檄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鬆

又非立談成者恩遽中取祖廷彤几折而  
代匱焉

莊文旣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  
之夕德壽故召魏王宴宿宮中泊次日歸  
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出麻之宣城矣復  
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畱愷却使三哥  
越次做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  
家好做做時煩惱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  
青城泪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  
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尚  
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裂風倏起  
劈歷一聲燎火御幙皆仆在位者辟易上  
亦驚僵而雨電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  
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卽禮矣聖  
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

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  
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  
之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内撫視上噤不知人  
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  
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  
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  
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留正責之曰汝以



為相不强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  
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  
留梁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后泣  
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  
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  
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留不可還矣光  
宗已有恚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  
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  
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  
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  
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  
鮮于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故旁  
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為趣上爾后笑壽皇  
至東內從容問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



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孩尚小未經  
歷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  
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  
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  
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髮  
尚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  
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旣退居每恨旣往時成敗瞋目瞋罵

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  
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其心然久亦覺知  
矣初郊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達于內光  
宗問其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  
我至是尚爾邪揮之以肱后仆于闌自是  
遂得疾

壽仁后感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  
精室獨居以道糴事佛病革遂終于此長



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  
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禪此禕翟旣不得  
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于凰儀及半途或  
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  
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  
者則爲廊口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寢  
宮人無計致鮑于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  
芬洎事聞于外梓人進榘幾有小白之泚

後葬于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殯人  
共恠云

長秋所生母舊隸德壽爲樂部以久次出  
適于外矣一日奏樂上以爲不諧中貴人  
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未能串  
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教  
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  
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



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為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為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

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朴大璫王去為力諫之曰娘娘尚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為家而去為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



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  
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于東朝憲  
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  
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  
娘娘嬪御今大内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  
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  
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  
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為宗社大計非

輕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為無理德謙  
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為娘娘  
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浸潤鼓  
扇慈福遂以賜寧宗漸進為婕妤時韓侂  
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内時  
曹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  
抑勵讀書飾已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  
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而  
韓侂胄與善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  
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今儲嘗因與內  
人馳逐總角皆鬚髻人欲為梳櫛者悉不  
可必得媽媽方結蓋常時后自為束髮故  
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為嗣同入者復出  
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寔天命  
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韓氏導達而致苟

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為上所眷者今長秋  
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  
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為女冠賜號虛無  
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  
侂胄或謂亦與之媿韓侍禁中時多在曹  
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  
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間



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內人懷春而  
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  
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  
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  
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  
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畱寢故能  
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  
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

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  
齎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  
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  
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  
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  
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  
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



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  
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  
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  
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  
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  
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頴聚衆據

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  
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頴釘于車  
上將副之已剗刃於股而色不變奇之好  
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頴怒目罵曰爺能  
死不降爺姓石名石上釘樞更無移易也  
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  
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



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  
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  
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  
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散問勞沓至及晚竟  
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  
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是命題此賦果精  
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

具一日檜獨居晝室至食柑玩皮以爪劃之  
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  
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致片紙  
付入獄是日岳王薨于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  
元費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  
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  
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



曲五顯廟尚靈舊在大理順葬之北山之  
濬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  
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  
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  
笥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  
瘞不得以一班職為賞其子始上告官悉  
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也  
朝野遺紀終

黑客揮犀

說畧五雜記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  
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  
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  
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為孤寒也帝曰  
何為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  
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  
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



爲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本人於榜下擇壻曰巒婚其語蓋本諸袁

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口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迹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  
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鑿又有觀畫而以  
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  
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  
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丞  
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  
丹也何以明之花瓣悉張而色燥此日中  
時花也猶眼黑睛如線正午貓眼也有帶

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  
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歲能詩  
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  
半輪殘月揜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  
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鷓高三尺許常鳴  
自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



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  
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而吞之  
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  
爲群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  
骨肉靡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  
不爲群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

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  
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  
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  
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  
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  
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  
傳言蝘蛆甘帶蝘蛆卽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蝮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  
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  
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  
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  
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乃邑之老書吏  
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辯也以新赤油  
繳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

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  
用此法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  
云子子于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  
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  
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奉云古乘  
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  
官儀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  
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  
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帝以十  
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  
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  
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

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  
忽見虱自荆公禳而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  
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  
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  
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  
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



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  
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  
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  
則壽雖千歲何益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  
問雋何者是獐何者為鹿雋實未識良久  
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墨客揮犀

終

續墨客揮犀

說畧六雜記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  
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  
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  
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  
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干木杪謂之巢飲  
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驚飲其  
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為一菴常過其間名



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才  
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曼卿聞之因  
不飲遂成疾而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  
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  
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  
潛死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  
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鄱陽龔覓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  
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雉  
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  
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  
知所爲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  
與姥對爐而坐有一猫正臥其側家人指  
猫與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  
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媿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  
矣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  
時遊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為臥仙好事者  
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  
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蛻山靈護  
之不欲人之褻慢邪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為

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  
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鶯毳抽  
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  
織為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  
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謂人之始死者則  
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  
俗號無常鐘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



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  
固有分夜鐘曷足恠乎尋聞他寺皆鳴始  
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  
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大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  
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

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  
呼擊扑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何鬼  
敢爾命開戶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  
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  
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  
不敢竊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  
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汚其



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欬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

冤也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焦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  
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  
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揭  
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  
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群漁所  
仇乃越境而遁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  
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

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  
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  
者得黃疾通身如蠟鍼藥所不能療也

李庭彥獻百韻詩于上官其間有句云  
舍第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惕然傷之  
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庭彥遽起自  
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



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  
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鄰  
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  
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  
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  
然就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  
招鄰僧閒話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綯

綯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  
蜂罨于蛛網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  
裂徐徐行入草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  
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如故自後人有為  
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

王舜求云蒿菜出高國有毒百虫不近蛇  
虺過其下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有中其



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頰魚後食荊芥湯  
卽時死後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  
亦宜禁之

續墨客揮犀 終

聞見雜錄

說畧七 雜記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  
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迴  
避禮後太祖每曰安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卽位之明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  
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  
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  
成患之一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  
臂香以禱宮人內瑞皆然祈雨之術備盡  
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温成養母賈氏宮中  
謂之賈婆婆感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  
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  
之温成乃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  
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

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議未  
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  
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北京雨遂作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仁宗初詰  
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  
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  
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



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  
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共親近且留之如  
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  
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  
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卽今令出內東門  
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  
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  
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

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  
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  
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使奏宮女已出門  
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  
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  
公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  
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先公曰



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撒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

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軌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



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  
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  
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  
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  
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  
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

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數其罪  
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  
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  
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  
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  
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  
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



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  
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  
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偃蹇方鎮  
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  
開家人一日譏之文靖不答累以爲言文  
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

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  
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  
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  
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  
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  
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  
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



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

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恠而語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

夕山神云長官宿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卽位以太祖諸子竝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文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



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  
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  
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  
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  
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  
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  
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曆前皇族  
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於朝宮

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  
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  
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  
院時政記與日曆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  
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  
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  
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  
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



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策以軸大難  
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  
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  
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報正官乞修寺  
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  
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  
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聞見雜錄終

山房隨筆

說畧八

雜記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  
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  
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  
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誼譁  
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  
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  
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賢羹辛命賦



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龍乞韻時飲  
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卽吟  
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  
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  
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為席散南軒  
邀至公解置酒語之曰先君和魏公一生公  
忠為國功厄於命來也忱者竟無一章得此  
意願君有意為發幽<sub>焜</sub>改之卽賦一絕云

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早已隕武侯軍平生  
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為之  
墮淚今龍洲集中不曰允此二詩豈遺珠邪  
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  
改之弊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為  
韻卽賦云功名有易貧賤無交難自此  
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鬼



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  
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  
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  
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  
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擁佑景  
炎祥興于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大風

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薨翊早尋屍  
棺斂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  
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  
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  
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  
宮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  
正沉沉又聽蕤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



好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  
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  
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  
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  
前猶自買膜脂又 婦云雙柳垂髮別樣  
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  
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  
見者必拜聶因題廿六上鳳表龍姿儼若新

二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恠君非魯河北  
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  
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  
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入皆  
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  
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蕩之甯朝飛南



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  
祕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  
宇瓊樓之遠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  
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  
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  
嶺修竹茂林群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  
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

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  
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  
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  
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  
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  
飯

將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



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  
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  
昭君遠嫁胡點點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  
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羞曲嬾繫羅裙舞鷓  
鴒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  
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爲美談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

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  
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  
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  
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  
段慙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  
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邀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  
立孟宗何之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



氣不屈者節故人之來盡掃秋月有思致  
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在蕤端陽日當母誕作大  
常引二章云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  
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煙水龍沙路遙碧天  
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待  
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  
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踈雨寒燈斷

魂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醞  
漫盈樽借誰寫青山淚痕時為編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馳聲嘗作詞云丈  
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  
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  
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為  
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



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  
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  
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  
鎚昇著著王千  
戶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  
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  
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  
數尺重纜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鎚在  
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茲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  
解由道經婺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  
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  
所以來野水言自紹興又向往紹興何為  
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  
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恠之  
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傳  
省元兵革以來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



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忽遇山中避  
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  
不滿先生一笑中傳觀詩訖召生曰子真  
悟者邪郎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澤之臞  
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二蝸蠅苟  
竊升斗彼視之一噓耳  
趙靜菴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  
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

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  
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  
家門卽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  
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  
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  
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  
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  
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



言卷之八  
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  
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拏  
死在瓜州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  
水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  
南從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撰壻時作催妝詞云喜氣  
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  
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雷

取黛眉淺處共畫立卓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  
江桺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  
故一日公燕江桺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  
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  
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  
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  
緡以六百贈桺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



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  
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  
醒休照菱花桺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  
司幹官霑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  
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  
名檄入制幙旣而竝迎陸入卽開宴陸曰  
聞籍中有江桺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

桺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  
以桺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  
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  
慨旣而終席陸呼桺問其事桺出詵送別  
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  
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  
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  
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桺名陸遂將詵如



江陵見之閩公秋壑俾充模僚詵不獨洗  
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爲  
佳話矣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  
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  
榮趙蒙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  
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  
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  
江兵強將銳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  
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  
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問  
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  
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  
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  
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



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  
烈火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  
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鵲鴿  
還有難北風鴻雁正離群新詩送汝還家  
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  
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  
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

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  
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  
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寇讐開口  
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  
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  
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  
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  
令更可恠落後行遲都砍殺○鵲鴿鵲鴿



言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鴟鵂帳房遍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  
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  
同處爲妻妾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  
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  
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  
宮殿迷煙樹天津橋邊叫一聲叫破中原  
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

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廉叔  
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  
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醒三閭提葫  
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意多九  
疑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  
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  
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



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  
自鄭人應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畱渠住空  
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  
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  
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  
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荆  
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

碎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捷池雨產在官蛙  
木綿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  
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簪力難勝國爪  
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祀姦邪綺  
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  
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  
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



臣登科輒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  
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  
極仇者爲押送官虎臣遂請爲之乃假以  
武功大夫押往爲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  
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  
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  
死遂鎚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吳相循州安  
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

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  
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  
飽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  
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裙摺  
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  
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  
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  
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



虎臣于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  
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  
答似道側坐于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  
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  
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  
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  
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  
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

鄭卽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  
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  
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  
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于  
虎臣嗚呼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  
復之微意悉寓其中

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  
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



手到出師方噬臍廢園更無人作主敗垣  
惟有客畱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  
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  
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往來此  
地有游騎過門偵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織  
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夷矣

蔣子正撰

字平仲

山房隨筆終





